

三 別



緒言

一個幹慣軍事生涯，革命工作的人，忽然閒下來，玩這筆桿兒。這是多麼的無聊啊！

這一冊小說，完全是江石君在交卸了軍柄以後，閒居在上海的時候所寫的；無怪牢騷鬱勃之氣，要充滿於字裡行間了！

可是，他現在又到四川當黨務指導員去了。我深望他能宣勞黨國，克展抱負，不再和我們一般文丐爲伍，天天弄這種牢什子的東西呢！

十七，十，十三。苔狂於上海。

目次

一 三別

二 賞月

三 灑瀨鴛鴦

四 麻么爺

五 招待所

三別

一

「局長！來了一封急電！」一個郵差遞上一封電報便出去了。

我拆開一看電文：「明日馬來慎防瑄叩」

「奇怪極了！奇怪極了！馬來又何必謹慎防範呢？」我這樣自嘆：「哦！他是巡員了，他要來查勘此案的，但我問心無愧，畏之何哉！」

這時我的妻子走進來，將電報拿去一看，臉上憂戚的色彩，登時現出來了。問道：「流哥！老馬與你有無舊仇？」

「倒沒有不得了的嫌怨，五年前我同他的兒子在金陵同學，曾有

不少的口角爭端……但這些事未必他還記在心中，難道籍公報私而父報子仇麼？」我這樣的答她。

她說道：「這是關乎他人名譽，和自己道德的事。他那種洋奴巡員的東西，焉有不修舊怨之理。流哥！請你仔細些，把賬目清理一下，免得臨時張皇。」

在那夜我埋頭清了一夜的賬，又清理檔案，肅清積壓未覆的公文和各局手續，連外面辦公室的清單、包裹、匯兌……一切，我都弄整停妥，似乎準備交卸。

第二天的午前十點鐘，郵差即來報告，「馬巡員已經到了，乘的第五十六號郵划子，並帶了一張名片上岸來問候局長。」

我本想去江干歡迎，一來他是高級巡員，二來又屬世誼；不過我昨天得了那封急電，已經把這些關係都打斷了。只有照樣取出一張名片，叫聽差下河去接他上岸，到局中來住宿。

他進城中來了，並不住在局中，自行下榻旅社。片刻之間，他就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帶着兩個聽差到局中來了。

我們見面之後，鞠躬，握手，而談別後的狀況，他也殷殷詢問這次匪搶的情形，我也將當時的真象實情，一一詳告出來，他很爲我嘆惜吁嗟。同時他又要看那封呈報匪劫局款的公函底稿，正在看時，我們的午飯已熟，便請他在局中便飯，午後我們就同出外游覽街道，參觀市場，說起別的事情來了。他的面貌上，只有若無其事表情，夕

陽西下的時候，我們就分手各別了。

回局之後，吾妻抱着「小流」，急忙走來問我：

「流哥！老馬的態度如何？」

「穩起！並未深談及此呢！」我這樣淡然的答她。

我似乎疲倦了，便倒在床上假寐，拿了一本「紅玫瑰」催眠，漸漸進入睡鄉了；併因昨夜通宵的勞心勞力，更容易熟睡，竟把老馬來調查重案的事都忘掉了。

大約十點鐘了，老馬派了一個聽差來局說：「巡員請局長到旅社去商量公事。」

我睡在昏昏沉沉的時候，吾妻這樣告訴我，我因無力支持，便叫

回覆他，「明天再去！」

那知不到五分鐘，那聽差又轉來，說：「巡員定要請局長今晚動駕。」

這時候我只好披衣下床，與這聽差一同到旅社去。一進旅社門限，尋着了老馬的房間，推門進去，他即起立歡迎，臉上歡喜得如獲至寶，同時就由喉中送出來兩句，「對不住，驚動了！」我本來有點不樂意，然而他是巡員，又是說商量公事，也只好……唉……罷了。郵局是絕對服從的。

他取了一隻紙烟，劃燃一枝火柴，給我吸起，然後自己坐下，也吸起雪茄，引伸頸子而說起話來：

「米司忒王！這回我奉令來此，是爲查勘此次局中被劫情形，今日據君所言，是千真萬確，有憑有據——就是知事及各機關各法團證明書還有本埠日報消息……然而我在黃昏到晚間的時，向局門外附近的小販訪問，他們都說，郵局「未曾被搶，」這事件就麻煩起來了；並且使我成了處於兩難之地，一方面我們是世誼，一方面我們是同寅，於公於私都有關係；你教我怎樣辦理呢！哎！查案真艱難啊！」

我聽了他這篇議論，知道璫兄來急電的意思了。便答道：

「據巡員說來，這完全是我謊報損失了！試問這些小販路人，又如何來管這不關己的閒事，又如何而證明在衆匪橫行搶劫的時候我局中未受損失呢？一縣之中，以知事爲主呢，以路人爲主呢？況且當時

被劫，並非我一人在局，襄辦、書記、聽差、郵差、信差、……共有十餘人，他們眼見目睹，於呈文上又負責全體簽字；有證明之知事及法團，有負責之全局員役簽字，還不足以抵路人之傳說，與鄰舍之閒談嗎？又計損失之數，不過五六百元；我的薪水已達三百之外，押款亦在兩千之上；我何苦以一二月薪水能填還的數目之損失，來行險徼倖，無事生波，要把我的「考程」破壞，或者革職呢？雖至愚的人，也不出此下策，自討苦吃；而且當時匪以手槍指我胸脯，逼我交保險櫃的鑰匙的苦況險情，局中人誰不親見……這種拚命爲公而反受屈的事，也只有現在這個社會……」

「喂！」他開腔打斷我的話頭，「米司忒王！不必發這些議論，

我們談到本案上來好些，雖然你的理由充足，證據確鑿，但不幸又有街談巷議的這種輿論，使我發生了疑惑，我只有電稟總局，請先將你停職看管，聽候詳查，當然上峯是准如所請的；到了那時，試問誰來看管你呢？自然是請政府看管；政府又誰來看管你呢？自然就是那無情的監獄了！唉！弄到這一步，你休怪我無情喲！即使你將來辯駁清白，證明釋放，於你將來的體面上，又有什麼光榮？照我看來，你還是要想第二步救濟的辦法……」

與他同行的一位書記，此時就一爪拉我出了房門，私自微聲向我說：

「王局長！此回巡員之來，在總局都是有了計劃的，凡與你有隙

的人都聯盟進攻，舉馬來是非推翻你的職位不行，你若不走，明天就要嘗試鐵窗風味了！……我看你還是送他三百塊錢，各自走罷，郵局的牛馬生活，未必是你們有志青年所幹的事。」

這一段妙論，真是在郵局數年來所未聽過的：既要運動費，又要逼我走，雖然知是叫「得錢賣放」，但加在無辜的我身上，與殺我何異！

可惜我是個少不更事的青年，竟中了他這「調虎離山」之計，當時一點也不覺得，致遺誤了我的終身！

我回局中來，吾妻抱着小流還沒有睡，已經十二點鐘了。小流又不住的哭，我想今夜要與他們分別，便抱過小流來，奇怪啊！這小寶

貝睜眼見了是我，便不哭了！

我妻一副愁容，來撫我的肩膀問道：

「流哥！老馬請你去說些什麼？……」

我被她這一句問話，心中好似有三千度沸騰的熱血，在內面澎湃；沉默着，沉默了兩分鐘，只望着小流，呆望着小流，想道：

「好可憐的兒呵！你剛才一歲半，就要成爲一個無父的孤兒，你是這般苦命，何必來變人，嘗這人生的痛苦呢！變人不是有趣味的事，在這個社會中，是要過牛馬生活的，被人鞭笞、驅策、抑壓、強橫、冤枉，還不敢做聲的。兒呵！我們今夜要分別了，何時才能再會？我雖是你的父親，反不能聽你開口說第一句世人以爲正確的話，兩點

鐘後，你就是個孤兒了。……」小流却若有所知，並不啼哭，呆呆的注視着我；一副極誠懇而可愛的小臉，令我想把他藏在懷中，做一個「阿斗」了。

我妻見我出神，久不答覆，她急去與我沖了一杯牛奶茶來，親手餵我，她又問道：「老馬請你去說些什麼？流哥！」我這才聽清楚了她的問話，又息一忽，很沉重的答道：

「我今夜要離開此地了！」

她聽了這句話，由盼望答覆的臉色，一變而為死灰的氣象；呆癡了半晌，才顫聲說道：「哥哥！我的流哥！你到那裏去呢？我……」

「到廣東！」

「幹什麼？」

「入黃埔軍校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從事革命，以便將來根本改造社會。」

「是否老馬有意爲難你呢？流哥！」

「他已用全力向我進攻，坐我於罪，此仇只有待諸他日圖報，這也不算驚人的事……」

「局長一職呢？」

「牛馬生活，專制黑暗的生活，這還有什麼留戀呢！」

「善後事宜怎樣辦？我同小流如何回去？」

「我意託「繪濤」兄維持一切，一星期內你們便可平安回家的！」

「難怪得！這有預兆的：今天廚子不經意把一個大彩色碗分成兩半邊，我們今夜就分開了！流哥！可憐小流要成孤兒了！」

這時小流，已在我懷中熟睡了，他夢中可愛的微笑，又刺痛了我的心痕；我當時很想到旅社去殺死老馬這個東西，免得要他在世上，又去害別的忠實郵局人員；然而我又想他何足道，我第一要殺的，須殺那一般使社會成了如此現狀的軍閥、官僚、政客、劣紳、土豪……

吾妻哭得不成樣子了，我的眼淚更不住的長淌，看看東方發白，鄰鷄爭鳴，河下的輪船，又要開駛行去了；不得已將小流遞與吾妻，

請她陪我一路出城，她硬要與我一同走，要與我一同上船，更哭得分外厲害，我此刻一句話也不能說出了。

曉星數點，寒風一片，我們一家三口，就在古城前門，揮淚慘別——小流已由他母親的哭聲驚醒了，看見我又伸過手來，要我抱他。哎！這無罪無知的小孩，怎知道這就是他父母第一次的生離慘別，又是他自己做孤兒的開始一幕！

二

我離家已是三年了，雖由輪船上下，經過家鄉幾次，但並未曾登岸回家，衣食逼我，過門不入，也是沒法的事。這次明知長久飄流，自然要回家去看看我那好似風前燭瓦上霜的父母，藉此溫一溫故鄉的

舊夢。

我的家是在一個叫「公明寨」的巖下；回家時要由寨門口下去，要走過一座最陡峭的石梯，大略有三百多步罷！當我在石梯上走着，就看見了我那三年未見的家屋，頽垣破壁，東斜西歪，也不成樣子，中財之家被時局的影響——雜稅苛捐連房屋都到了這個地步；我只有這個碎瓦頽垣的故屋了！門前幾株梧桐，散下滿地黃葉，報告我這是深秋了；竹林和樹林中的雀鳥，也彷彿唱的「遊子還鄉」歡迎歌；對山終年不息的瀑布，激流得使我動魄驚心；天空雜亂無章的秋雲，更使我添了無數愁悶。「郵局長呵！潛逃回家來了！」我暗自的嘲笑。

看見了，看見我親愛的父親了；他一人獨立在池畔，愛那碧綠的

秋波，幾隻鴨兒，正在水上游泳。我老遠就大叫了一聲「爹爹！」

他聽了這幾年未曾聽呼的「爹爹」聲音，很驚訝的掉頭一看，臉上露出驚喜交集的神氣，也大聲嚷道：

「是流兒嗎！何以不坐轎呢？」

這時我已走近父親身旁，與他鞠躬握手，一同進屋去了，初進門去，便看出了滿屋蕭條四壁淒涼的景象，我急問道：

「阿媽呢？」

「到你舅父家中去了，老王也送她去，所以只剩我一人在家，我正無聊，才去池邊觀魚咧！你吃了飯沒有？」

「我沒有吃飯。」

「那麼我爲你燒飯吃罷！」

他就去廚下，一面燒火弄飯，一面問道：「你來信說臘月間才告假回來，爲何這九月間便回來了呢？真是預料不到的事。孫兒小流長得乖巧麼？他的祖母常常在念着抱孫的快樂，你是請假回來的？或是……」

我無話回答，便自己去拿雞蛋來做菜，很簡單的菜餚。剎時便做好了；父親與我同吃，他一塊兩塊的肉啊蛋啊用筷送進我的碗來，也還是我兒時的慈愛我，我漸漸心中難過，要哭出來了。

父親見我心中有說不出的苦衷，臉上有萬分重擔的愁容，便擱下筷子，很注意的問我道：「流兒！你是有病麼？不舒服麼？可以到床

上去躺一下，等等我去接李醫生來與你看脈開方，想來是輪船上受了一些風寒，去睡罷！歇一歇我來與你燒兩口大烟你抽，也要好些。」

我得了這個命令，便放下飯碗到屋裏床上去睡了。想道：「我是一個什麼東西，做出什麼事來？連會見我至親的父親都說不出話來了，還有臉出去會親戚朋友麼？」

剎時父親進來了，橫臥榻上，燃起烟燈，就打起大烟來了。他用目瞧我一眼，又用手來撫我額前而說道：「是那些不好唸？」

我見此情形，再也不能含糊支吾下去，便正言說道：

「爹爹！郵局的事，我已棄職出走了！」

「你說的什麼話？……局事你棄了麼？……什麼原故？」父親放

下「打石」，拋了「烟杆」，翻起身來，很驚奇的請問我。

我也立起身來，仔細把局中被劫情形和老馬架害的事告訴出來。

父親聽了，就如冷氣薰心，登時現出不安的顏色來了。又問道：

「走了怎樣辦呢？」

「到廣東去從事革命。」我誠懇的回答。

「兒啊！你錯了，大錯了，一走百事虛，什麼罪都在你一人身上

！將來的後患，是不堪設想的，你何苦來貽害你的父母，損失自己名

譽！」父親很悲戚的說。

「哎！此事只有天知！」我心中這樣默念着。

.....

「開門！開門！老太太回來了。」老王在門外這樣叫喊了。

父親開門去了，我此刻躺在床上大哭起來。

「流兒！你這早就回來了！爲母三年未見你啊！好叫望眼將穿。

呀！你在哭什麼？爹爹又罵你嗎？你現是成人，已在外面管局，還有這些孩子氣嗎！今天大舅舅叫我與你寄信來借五百塊，他去加入鐵路公司，你回來就好了，省得與你寫信，快打個電報叫局中與你兌回來給他……」母親一進屋來，就說出這一席話，但我一句話也不知怎樣答她。

村中的鄰舍，初一大嫂、細毛么哥、李家三叔……都來歡迎我這三年不歸的遠客；我只有收了眼淚，換過面目，去與他們一陣應酬陪

吹；快到晚間了，他們各自回了屋，我同父親又重來商議善後辦法，我說：

「現在我已立志到廣東去了，小流母子暫使他們回到C城住在他外祖父家中……」

父親聽了我的話，也說：「好的！你去是可以的，但不要再蹈覆轍，凡事三思而行。」

談來說去，已過半夜了，我各人便自睡了。

第二天，我遂便要動身了，父親難割難捨，却又無法挽留；母親又親至廚下，做了幾樣我平日喜食的菜，趕三連四的叫我吃；無奈此時連半粒白飯，我也吞不下咽了。我想：「此日一去，何時歸來？案發

之時，父母年老，妻兒年幼，怎受得那些風波？是我一人而害父母累妻子了！而且亡命天涯，歸宿何地？廣東雖革命之區，又不知黃埔能否收納？天呵！可惜一生聰明，竟被厄於一匹老馬……」

父親見我呆了，食不下咽，便與我泡了幾匙雞湯，叫我飲下，又說道：「你渴罷！既在今日後悔，何不當初不走，青年的前途是遠大得很的，從此棄舊求新，改弦更張，成功是終歸於你的。這算怎麼一回事！我知道你掛念着我和我的母親，不要耽心罷，我們自有辦法，努力你的新生，飯後到你祖父祖母墓前去拜辭再走……」

兩座石墓，一席平地，白楊衰草，古木參差，就是我先祖父母的寢窆所在。焚香點燭以後，父親便跪在墓前，低頭禱告道：「子不孝

，生流兒，少不更事，被人欺侮，致貽先人之羞，實子不教之過。伏祈雙親冥中罰懲，子當謹受，惟流兒從茲出亡，子心已碎，半世飄流，只此一點骨血，雖有曾孫在抱，然尙乳臭未乾，弱苗衰芽，長成匪易，是流兒尤爲吾家承宗接嗣之所依，冀雙親罪子恩孫，俾彼在外，遇禍成福，轉危爲安，他日平安歸來，重興盛典，祭奠精靈……」

我雖不信香燭可以祀神鬼，却深感吾父愛子的苦心，便也跪下四拜，淚如雨下，心裏想：「這老父，正像前日小流伸手要我抱的神情，要求他保護我，可憐的老父，保不了成人受禍的兒子，握着手，握着手，沉默着，沉默着……我忽的狂吻了一下父親的手，用力一奔，就灑手而別了。臨行時，我只哭叫道：「爹爹！兒去了！」

我那要與大舅父借銀子的母親，已哭得不能成聲了，聽憑她苦命的兒離開她出來飄泊天涯了……

三

到了縣中，便接着電報，說小流與他母親已平安抵了C城，住在番父家中，我因那夜匆匆與他們分別，有多少要與吾妻說的話都沒有說，而且小流那樣可愛，我實在不忍讓他做一個無父的孤兒，還是到C城去看他們一下再走。但是C城就是郵政總局的所在，若出了岔子，豈不是自投網羅麼？我又想還是不去的好呵！

俗人說：「兒女情長！」我便說：「法律勝不過愛情！」雖有這種危險，但是我還是不顧一切，毅然乘輪到C城去了。

到了岳母家中，正遇着吾妻抱着吾兒，在同嫂嫂閒話，伶俐的她，見了我便開口叫道：「小流！你的爸爸來了！」我們才十天未見面，她固然憔悴得難以形容，連小流的臉，都失掉少爺的神氣了。我們便同坐在一堆，談起別後局中的情形，她很激昂的說道：「流哥！老馬壞透了！你去之後，他打了三封電報，第一封說你棄職潛逃，第二封說你畏罪潛逃，第三封說你捲款潛逃；現已咨請政府，下令通緝了！」

「你走之後，只有一個「繪濤」兄，還來維持一切，交涉各方，同老馬辦移交，做證人，又招待我們到他家中吃飯；臨行時，他連絡學校的教員們送了一百元錢的贖禮；其餘的人，無一個可靠了！」

這時岳母也出來了，她老人家聽了我這驚天動地的案子，見了我不住的抖顫起來，問道：「流哥！你是怎樣……做出……這些……事來……以後……小流母子……二人……怎樣安置呢！」

我向她行了一禮，勸慰她道：「岳母！這不算什麼事。要賠我有田產，通緝原是具文，我到廣東之後，兩年回來，便有辦法，這個不算什麼……」

「你們年青人做事總不穩當，要仔細些啊！你雖然來了，謹防別人賣你，或者……明天……你還是快走的好。至於小流母子，我承認照料他們就是了，算我養了一個不爭氣的女兒，望你出去一路福星，百事順遂。」

那夜我同吾妻談了一夜，她並沒有別的話說，她只問我何時再會？「哥哥！你去了，我們娘兒怎樣過活呢？何時再會啲！哥哥！」天明之後，我的內兄禹錫去打聽下水輪船，說是晚間十二點鐘才開，於是先把行李運上船去，川資放在岳母家中，待我上船時才去拿取。

這天又有一位朋友——最好的朋友與我餞行，我便同禹錫放大胆子去吃油火，及至罷晏時，天已黃昏，我命禹錫上船去照料艙位，我獨自去取川資，藉與小流們最後言別。

醉了酒的人，在路上倒不知我在逃亡，涼風拂面，真是愜意極了，不慌不忙的，不覺已走到岳母的府外，便見岳母在外面似乎放步哨的樣子，她見了並不開腔做聲，使了一種臉色，暗示我由後門進去，

我便知巧從權的往後門進去，只見吾妻抱着了熟睡的小流，急跑過來向我說：

「衙門的公差來了，在堂房候你回來，他們已經調查清楚，知道你來了，快到廚房藏着，等嫂嫂與你把錢拿出來，我要去應付他們，把他們摭塞住……」再沒有多話了。

我急忙踱入廚房中，想起來似乎真的自投羅網了，只聽他們你嘴我舌的說道：

「郵局的款，都損失得了的麼？」

「外國人的案子，誰也犯不得！」

「恐怕賠了款還要……」

「你們這些話，有什麼用處？她姓王，我姓張，雖我們是親戚，犯法却是他本人，於我們何干？並且他還遺下這孤兒寡婦，累及我家咧！」

忽的嫂嫂憂戚的推門進來，拿了一個手提皮箱給我，低聲懶氣的說道：

「王哥！你快走罷！謹防他們要搜索，豈不壞事麼？你出去，要保重些，望你一路平安，再會了！」

這一陣我的酒也醒了，臉也紅了，心也虛了，接過皮包，低聲說了一聲「謝謝」，便急忙踱出廚房，出了後門，拚命的向輪船碼頭飛跑；本來平常是熟悉的路程，今晚却遇見兩次「此路不通」的巷兒，

我知道我的腦筋昏了！停了一停，又自己振作一下，自喊道：「什麼不得了的事！這樣胆怯啣！」這才把神經恢復原狀，重往前走，未上五十多步，忽聽一聲喊道：「王先生！你怎樣這般的疾行呢？……」這一駭使我非同小可，登時一個寒噤打腦壳直到脚跟，還出了一身大汗，氣也喘得難喘了；回頭一望，却原是預定艙位的茶房，倒駭得我這麼大一個虛驚，然而又不禁啞然失笑了。

我們一同到了碼頭，上了輪船，躲在一個廚房的米艙之中，不知什麼時候，船就起錨開駛了！

賞月

天地是瓦屋，

星月是蠟燭；

蓋的肚子皮，

墊的背脊骨！

——俗乞丐詩

世奇是一個青年小說家，一般編輯雜誌的人，都是很賞識他的文字，而愛登錄他的文稿。因此，在他的流浪生活中，藉售文得了一條出路，這樣，他同他的妻和兒女們都收拾了多少眼淚，不在這流亡生活中拋洒了。誰知命運是左右人最力的東西，在他進入了某報社任編

輯未上三月的時候，他的母親便倏爾物化了！

惡耗傳來，世奇便昏過去了！他即請假回到自己的寓所，與他的妻子一同痛哭；供靈設位在萬里之外，憑空招魂，祭奠他的母親；又在他編的報上，發表了一篇極哀痛，悲慘的祭文，無一個讀者，不洒下幾點同情之淚；一般知己的朋友都紛紛賜函勸慰。世奇悲悼之餘，決定回家，一來守母親之墓；二來養父親天年；便毅然辭了報社的職務，離開上海了！

因種種的關係，由上海回四川，足足走了一月零三天。初到重慶的一天，便是五月初四日。他的家還在離城百里的鄉間；以川戰大起，內地的小汽船不能通行，便全家大小，阻滯巴山，爲便利計，只好

搬在他的岳母家中暫住了！

可憐人夫轎担的到了岳母的公館，已非昔日的舊觀；因圍者上前來問及，才知屋已易主三年了。算是他的記憶力強健，告知了他岳母現在的住所，又向他指定的地方走去，原來已遷移過江的南岸了。

世奇妻子與他的岳母一見面，就同流出淚來，並且在驚喜交集中，萬不料世奇也回來了。

「奇兒！你也敢回來嗎？」岳母這樣含淚的說。

「岳母！是兒的家母亡故，才大胆回來奔喪的……」世奇已帶着幽咽的聲音答她。

「咳！親家母都死了麼？怎樣我們還未得信息呢？怪事！」岳母

很驚異的詰問。

「這是實在的消息，不知何以未通知岳母。」

「哎！親戚在這個年歲都不親了！有這樣關係的地方都不通知一下嗎！哎！」岳母似嗔非怒的自言自語。

世奇見勢不對，連忙陪罪道：「這是寒舍人少，來不及報知岳母這裏，其實也是舍間疎忽的地方，尙請原諒……」

「哈哈！奇兒！你的話真聰明啊！罷了！我們談談別後的境况……你在外這多年，做了些什麼？」

「簡括的說來，就是流離顛沛！」

「你現在回來又想做什麼呢？」

「不想做什麼！奉養家父終天年。」

「生活又怎樣維持？」

「舌耕筆課……」

「喂！這樣的職業，在川中是不行的。我的意思，你還是在軍界去混，既有勢，又有錢，將來的發達，正未可限量呵！……」

世奇聽了，心中一緊，氣憤憤的嚷道：「未必在這青天白日旗幟之下的四川，還是在摧殘文化，仍似軍閥時代的專橫麼？」

他的岳母見他生氣了，便一聲請坐，就進內屋去了。那夜，新月在天，萬籟俱寂，世奇感覺無聊，便獨自到後園的一席草地上，和衣長眠，仰視天空。思想日間與他岳母的談話，在……你還是在軍界去

混……一語中，回憶出他去年的一段故事：

——這時T軍正是所向無敵的時候，世奇得某君之介紹，得到軍部任秘書長，與軍長相談甚洽，頗得信任，軍中事無巨細，必請他參議，所論頗多中肯，雅有能文會武之名。這也是他最榮貴的時代了。而該軍自有他運籌帷幄之後，更節節勝利起來。

他們由TT出發，半月間就打到HC了。在那裏休養了廿餘天，又向前進攻，不上一星期，又克復了TS了。於是總司令明令嘉獎，各友軍函電致賀，後方的民衆，更舉行個慶祝勝利大會起來。

可惜一連打了幾個勝仗，全軍就變成兵驕將悍了！世奇也曾苦勸官兵，併下令告誡士兵，終未見得一點效果；甚至那位軍長，也大變

初志，不但尅扣軍餉，而且竟軍務廢弛，竟到H C去逸樂清閑去了。以致主持無人，軍心渙散，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！

一天早晨，敵人探得這個消息，便下令反攻。雙方接觸起來，猛烈異常；而且敵人是以六倍之兵力反攻的。所以，激戰已過六小時，尙未分勝負。到了吃午飯的時候，世奇正拿着一個麵包在嚼……傳達兵忽來報告：「我軍右翼退下來了！」

他們聽了這種進退乃兵家之常的消息，竟置之不理，還是繼續其大吃大嚼；不過世奇心中很有些畏懼，明知寡不敵衆，此役是必敗的。及至他咬了第二個麵包……那傳令兵又很倉皇，狼狽的跑來報告：「我軍左翼也退下來了！正面十里之外，便是敵人的馬隊衝鋒，鐵甲

車……」

他們是住在車上辦公，退却時倒省得搬運行李，只見車站上，登時秩序大亂，恐懼萬分起來，驟鳴馬嘶，人聲鼎沸，簡直不成事體了！老百姓們，更都駭得魂不附體，號泣昊天……扶老攜幼的，挾衣拖被的，哭兄叫弟的，呼爺喚娘的，男男女女，大大小小，跑跑追追，跌跌蹶蹶，前仆後繼，正是一幅傷心慘目的逃難活動畫圖！他們怕炮彈傷性命，他們怕賊軍搶財產，更怕那萬惡軍閥勾引來的白俄兵姦擄燒殺……只得往那不知所終，無所適從的地方，竄避逃匿！

士兵們也急忙搬運給養登車，來不及而剩下的米麵，口袋，都分散給那些未離車站，只有一條性命的窮民。這時天空一輪紅日，惡狠

狠的晒着大地，彷彿怒視他們這種同室操戈的戰爭。左右翼退下來的隊伍，確乎不少；抬回來的傷兵，愈見加多；千頭萬緒的錯亂混雜，真是鬧得覆地翻天了！參謀長見勢確不支，乃下令暫退一站，以便收容隊伍，準備反攻。

汽笛一聲，那軍部辦公車和給養車……就蠕蠕向後方進行了。世奇很嘆惜：「這樣有聲有勢的隊伍，而今還會打出敗仗來……」雖然是開的滿車，在這退却時似乎牠還走得太慢了……剛剛車行十里，砰轟霹靂一聲，車頭出軌了。後來才知道被敵人拆毀了軌道。

大家正在驚惶之際，對山的大砲彈子，已接二連三的光降過來了；跟着右翼的一旅伏兵，直向工軍衝鋒密擊；在車中的不論何人，都

下車來，空手逃命，所有一切給養、械彈、……連火車數十列，概行敬贈與敵人了！世奇最可惜的，是他遊歷蜀、鄂、湘、閩、蘇、皖、浙、魯……等省的詩稿一集，在此次失掉了！（文人的心血，拋棄於槍林彈雨之中而消滅，這真是痛心又痛心的事呵！）

在追追逐逐的時候，中彈傷亡的，前後左右都有，觸目傷情，心胆俱裂，世奇的魂魄早已昇上九霄雲裏去了。他們半步未停的，一口氣跑了五十多里，敵人的槍聲，才漸漸稀疏起來，他們才得稍微緩步而退，但世奇是個文弱書生，徒步已是苦了，何況隨軍而奔馳於槍林彈雨中呢？所以兩足便走穿了四洞，鮮血長淌，寸步難行了。

這六月炎天，汗如雨下，是人都口渴萬分，然而每到一口水井，

便被那些勇於退後，大胆圍井的士兵，層層包圍強佔了，任你什麼官長，誰也不能得一杯半瓶。世奇只得在那溝瀆中有青苔、浮萍、泥沙的混合裏，跪下牛飲起來，並且一飲必得飲飽，因午餐未曾吃飽，肚兒此刻還是空的；就是那士兵們把田中的西瓜折來食後棄掉路上的瓜皮，也只得拾起來，聊以解渴充飢！他連跑連吃連嘆道：

「這種飲食，就是前敵將士退却時，所需用的了！」

漸漸天色黃昏了，黑夜帷幔的主宰者，正忙着籠罩我們光明的大地，世奇的雙腳，已一分不能走動了；他於是橫臥地上，稍資休養，靜待明月出來，趕走他的敗路。這時連續不斷的戰敗之隊伍、騾馬拖車、……退却下來在道上糟雜，繁囂的聲音，都由他面前經過；但他

累得疲乏極了，睡與死同，一點也沒有聽見。及至醒來，皓月已正當空，他的脚越覺不能成行了。他想不走，但明朝被敵人捉去，便無活命；想就走時，又沒有第三第四後補的脚！可嘆兵敗如山崩，這等軍佐——高級的軍佐，馬騾都騎不着一匹，然而為逃命的緣故，只好匍匐而行了！由此站到彼站，路僅十二三里，他足費了半夜的時光。他
想道：

「在軍界做工作，到了這樣的地步，到底是為的什麼？我能如此犧牲，於人於己，有什麼好處？……」

.....

.....

世奇想到此地，忽想起去年今夜尙同軍長夫人在N城富華賓館聚餐的豪奢，和次日乘專車至S州的愜意，……焉知後日竟有如此之敗北呢？勝敗榮枯的人生，如何能預料？

而今軍長已伏刑，軍長夫人已無所適從而狼狽逃返本鄉，同寅諸人，更是零落星散；自己呢？因敗北而流浪售文了！在售文流浪的生活中，又死了親愛可憐的老母……致今夜還隔家百里而長眠於草地之上，靜賞這一鈎可憐的新月！將來呢？

「……還是在軍界去混嗎??？」

也怕還是要這樣：「天地是，屋瓦星月是蠟燭，蓋的肚腹皮，墊

賞 月

的背脊骨！」來在草地上賞月了！

灩澦鴛鴦

「王荆公昔日入川以後，嘗這樣的說：

「……惟灩澦一石，差堪流連……」

「在偌大一個四川省中，由王荆公的眼裏看來，僅僅賞識了這一座「灩澦石」；可見牠在四川是如何的重要啊！在長江又是如何的奇特啊！

「文章中有兩句說：「……作中流之砥柱，挽狂瀾於既倒……」就是出於這個典故，就是說的這個石頭……」

「這一座大石頭到底在四川何處呢？牠是巍巍然蕩蕩乎兀立於長江夔門面前——在白帝城下。」

「牠的形象，彷彿一匹絕大的石獅子。這匹石獅子，不知幾何歲月，就兀立在江中，與那洪濤巨浪相掙扎，支持到了今日，不假別人絲毫的援助。」

「牠看了多少船隻經過往來，有時是去而不來，有時是來即不去——淹沒在牠的身邊；如此年代久了，在牠脚下淹斃的人也太多了；這些鬼魂中：有的是爲衣食，有的求榮華，有的求學讀書，有的尋親訪友，有的……總之：他們都是爲要達到他們必須經過此地的目的，而遇險而葬身水中。他們是因這個古蹟犧牲了性命，他們是受這個大石頭的損傷——這就是堪輿家故神其說『古跡風水不可滅』的一種害處。丁公保入川修河，還是未曾消滅牠，自然這是夔州八景中的『灑灑』」

瀕迴瀾』。

「這些鬼魂集會起來，開了會議，就是每夜要慘嘯悲鳴，與五里之內的巫峽猿啼相應和——叫醒人們……跋山涉水，爲名求利，都是危險的事！」

「那著夔州志書的文人們，又從而神其說：——灩澦之下，伏有夔龍，春夏水漲，出朝於海；秋冬水涸，蟄伏潭中；晚泊灩澦，能聞龍吟……」

……

以上一大套關於灩澦石的話，是一個在夔州做過商人的李根仙，常向他的兒女們演講的。

本來他的大兒子——爲羊，已聽過他父親講得多回了，因此，在腦筋中，久有一個理想的灩澦石。

恰巧這是端午佳節，學校放假，爲羊被一位夔藉同學叫仲平的邀他到夔州度節。由湖北宜昌到四川夔州，乃一水之便，快輪只須三十幾鐘頭便到了。他答應了仲平，一同乘輪，竟向夔州來了。

他經過巫峽的時候，看見六十里長的大峽，看見高入雲表的十二危峯，看見了懸巖峭壁的夔門，看見了先帝爺託孤的白帝城，終於看見了那作中流砥柱的灩澦石。他因此想起了他父親常講那上面的故事，在船中與仲平很說了一些夔巫的風景古蹟，以爲在此次旅行中，定得遊歷那些名勝。

輪船泊港，他們就登岸僱了肩輿坐着，進城回到仲平家中。午飯以後，便攜手同行，出去參觀「皇墳」。這地點在縣公署內的後園，外人難得去的，因仲平的父親的聲望，始得入內。

進大堂，經花廳，穿側門，入後園，才到了「皇墳」墓址。墓旁有桓侯祠，張飛的神像，赫然在座，大約是意在守墓罷！墓陵年湮日久，至今僅存一坯黃土而已。據說：屢遭兵燹，迭受啓掘，始呈今日淒涼、簡陋之象。左右兀立石桅杵，中央奇峙石香爐，墓前一碑，文曰：「漢甘夫人墓」。拜台一席，闊竟數丈；白楊幾株，迎風飄搖。鳶羊對此，不勝感慨，便嘆道：「所謂皇陵，如是而已！」

仲平應道：「羊兄！這不是真墓，乃是祭墓。那真墓還在我們進

來時經過的大堂之下咧！於此還有一段傳說……」

他聽說什麼真墓、祭墓，又想、「那帝王之尊，無微不至，連一副無用形骸，都要東葬西祭，至尊無疆……」便央求仲平快說出那一段什麼傳說。

他們席地而坐，仲平引仲喉嚨，仔細的說：

——這是本地關於皇墳的傳說：

——自從甘皇后葬後，後人爲要保守尊嚴，所以修造縣署在此，以作保護。墓地就藏於大堂之下，任何人不許經過大堂，任何官不能升坐大堂，更是任何人不能掘啓大堂下的內墓。

——不知何年，來了一個名許尤的縣官，他是桀驁不信邪的怪物

；他硬坐大堂審案，他硬掘內墓參觀，誰知墓門開時，裏面尙燃着一盞油燈，照得墓中透亮……那燈剎時便熄了！陰風慘慘吹出，使人毛骨悚然，許尤打了幾個寒噤，便昏迷不知人事了。

——那夜他在夢囈中說道：「許尤，許尤，無冤無仇，開我陵墓，罰爾上油。」次日，他知是受神譴，便遵示上油贖罪。

——怪極了！明明一盞小油燈，上了一斤油還不滿；加二斤、三斤……十斤，還是不滿；再加百斤、千斤……萬斤，還是不滿；以至於買完全城油行的油加下去……還是不滿；點那燈心也不會燃……

——許尤才知神威難犯，贖罪莫油，（由）於是申文上表，請示甘后。復得默示：「必須西門王五小姐的搽頭油加入……」次日照示訪

問，果有其人。進她家去一問，她只有一小半壺搽頭香油。隨即拿去加上，那燈果然滿了！衆人不禁大笑，許尤也大笑。正在他們笑時，那燈中的油便滿翻邊了，洋溢出來，汩濫橫流，來不及用器具去盛收——也不敢去了！一直流出城外河中，整整流了三天三夜，許尤在油流盡的時候，也就死了！從此以後，直到今日，還沒有人敢來再開這皇墳咧。

他聽了這個傳說，亦似乎色變，然而又笑道：「這個真是傳說，事實是絕無如此的。」便同仲平出來，回家晚餐。在路上正經過一座崇峻巍峨的舊公館。鴛便問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仲平笑道：「喂！你知不知道打台灣平長毛的鮑超？這就是他的爵府。這是新公館

，還有老公館在後面。願意進去參觀麼？」

他高興的答道：「原來這就是那威震四海的鮑軍門的公館啊！自然該進去觀光一下。」

他們先進新公館了。入門便有「夔州電報局」五字的一塊大匾歡迎他，使他倒莫明其妙，那知這公館一部分，已租與電報局了。再往前進，便是些碎瓦頽垣，荒蕪不堪的冷房、空屋、花園、正廳、下堂、走廊、廂房、戲台、高樓：都是僅存廢址而已。昔日那些頌功崇德的金字匾額，已亂七八糟，堆積一屋了。真是，一片荒蕪，十分淒涼！

至此，他們便出後園門，橫過一街，又進老公館去了。內中蕭條的景象，更有甚於新公館了。西南一隅，爲鮑公祠，內有鮑超遺像，

及神主牌位；兩廊乃他的子孫住宅。轉到東北角，便見貼有「天國進了，應當悔改！」的標語，已租給外人做了基督教的佈道所了。他們便入內去參觀，同一位西國牧師說道。後由牧師的介紹，得謁主人鮑春少君——超之最末子，主人名士風流，不同凡俗，市人皆以「么瘋子」呼之，彼亦聽而不聞。

他們因此得主人邀入私室，品茶、吸烟、閒談，論及鮑氏式微原因——光復以後，坐吃山崩，尤有將乃翁爵府出售之詞。仲平即興詞勸慰。鳶羊亦十分稱道軍門的功勳，推他爲滿清第一功臣。主人以來客談得相投，復欲眩耀家傳寶珍，取出玉環一隻示客。

——此環大約寸半直徑，晶瑩光皎，精緻無比，最珍奇者：上有

自生龍鳳，栩栩如生。後主人云：此乃寶環，世上奇珍，能測晴雨，晴則龍呈金黃，雨則鳳現青白。

這天恰是天晴，那寶環上的龍色果呈金黃。他們見了，都讚不絕口，尤其是那個西國牧師，目灼灼射出光來，有同賊視。不久主人分贈寶環影顏一張，上有詳細說明，與眼見的吻合，謂此環乃翁得自台灣。

他們見天色已晚，便告別而歸。那夜在仲平家中，又說起鮑氏興衰故事，只歸咎在他後人不力的身上。昔日堂堂爵府，而今已成了這些電報局與福音堂的所在；真所謂「創業難守成亦不易」啊！

次日，便是端陽了。他們準備僱隻彩船遊江，玩賞龍舟競渡，早

上吃了黍角，就下河買舟去了。上了彩船，分咐舟子泛遊江面。船夫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老翁；他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兒，在幫他打槳撐篙。她雖生在船家，却也挺秀爽媚；因為今日佳節，穿得一身簇新。看見僱客是兩位少年公子，便惹起了她的舊恨新愁，面呈憂戚，在打槳激水的聲中，鼓起鶯喉，款乃而歌：

悠悠江水流，

流到何時方罷休？

休向人間走，

走到頭來一身愁，

愁腸滿肚憑誰訴？

訴苦啼冤淚自流！

歌聲至此，忽聽老翁嘆道：「秋兒！你又在怨天尤人了。當心打槳啊！船已近了灩澦灘了！」仲平舉目外望，果是灩澦灘了，才被那驚濤駭浪的聲音，震動了他們的心靈——先前的水聲是被撐船女兒的歌聲壓住了，漸漸江上彩船，已如雪片落葉，紛紛出來；清歌妙樂，遍滿江中，人聲鼎沸，爆竹喧天，各色龍舟，已開始競渡。

這樣繁華的江面，仲平無意玩賞了。他聽船女的歌詞，很爲她憂戚，不禁神往。惟蔣羊一人，遊興正酣，看山水，觀龍舟，並未注意仲平。

船身正轉過灩澦石的東方，恰與迎面來了一隻彩船相撞，砰然一

聲，兩隻船中的人，都受了驚駭。仲平便出艙來，在船頭想罵來船中不留意的水手，正伸頭出去，見迎面船頭，已立定一個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的女郎；彷彿也是要來罵這船中不留意的……

他們一見，却不罵了，却都彼此笑了。終於她喊了一聲：「表哥！你們還在這隻船上嗎？」仲平正要答應她時，却把那位打槳的船女難乎爲情了。然而此刻又來了一位趕熱鬧，看稀奇的鴛鴦，他走在仲平面前，瞧見迎面船頭的女子……竟至呆了！

「表妹！你同什麼人在那船上，舅母弟妹們在一船麼？」

「不是啊！我今天走失伴了，她們一個也不等我，下河時，她們已先僱舟來了；所以，我才另僱一小船來找她們，至今還未曾找着咧

！」

「最好請過此船，大家熱鬧些！」鳶羊不問青紅皂白，便代仲平答話了。

無話再說的仲平，只好照樣說：「對呀！最好請表妹過我們船來，大家熱鬧些！」

這時鳶羊與那位女郎四目正成平視，兩心似乎……她急說：「好極了！我就來同你們加入一起，好領教益……」於是，她付了船資，跨過這隻船來；那隻送貨上載似的空船的水手，自家呼嘯蕩槳而去。

他們三人進到官艙，仲平介紹說：

「這位是舍戚燕玉女士。」

「這位是同學鴛羊先生。」

他們就彼此談起天來，鴛羊指着那高山問道：「那是白帝城麼？」

「她即答道：『是的！先生初來敝邑，也當去遊玩一下，山上古跡不少咧！』同時，仲平取出茶點、紙烟，分與他們吸食。這位燕玉女士，倒也落落大方，毫不客氣，且說且食，東講科學，西講哲學，說得這位外客學者，五體投地，舉手頌揚，真是一位有才有貌的新女子。至終，談到戀愛問題上了。她問道：

「婚姻在今日是否該當改良？戀愛在今日是否真的自由？」

他聽這兩個題目，看來似乎平常，解答却不容易。乃溫盡心中的理智，引據書裏的議論，與她解答。結論是——請看吾國的孫大總理

和蔣總司令，就明白了！」

她見他說風高邁，態度闊綽，可謂美少年博學士。一縷情絲，就被愛之神索出來，掛在爲羊的靈魂上了。他們漸漸就談到彼此的身世，又說到……

雖然如此。那位仲平先生，仍注意那位船女的舉止，似乎爲羊與燕玉們的喁喁情話，一概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了。忽的陰霾四佈，天空沛然下雨，江上千千百百的彩船，已紛紛駛泊岸頭了。他們亦冒雨而歸。他與她分手的時候，在那大雨淋漓的城門之前，很難割捨。好在會約明天同遊白帝城，心中才有了藕斷絲連的盼望。

他這一夜似乎與睡神有了氣，竟一分鐘也沒有閉眼睛；只見美目

巧笑的燕玉，清音脆喉的燕玉，談這樣的燕玉，講那樣的燕玉，燕玉，燕玉……東西南北合上下都有燕玉。她在招手，她在媚笑，她走進身來，她……一切一切。

……都是鴛鴦自己腦中的胡思亂想，其實，只有一榻，一被，一枕，在他的身前。

燕玉回家之後，那夜她在半夜兩點鐘前，便起床三次，都以爲天明了！侍女怕她是遇了魔，在發瘋，去稟明老太太，打算明日去請醫生。東方既白，她便走到仲平家中來敲門了。

「好早的客啊！」仲平開門這樣笑道：「表妹！你這麼早來做什麼？」

「你的記性太壞了！昨天我們分別的時候，不是約了鴛羊君去遊白帝城麼？今天我是來踐約的！」

仲平同她進來，鴛羊已是恭立門外，降階相迎了。他倆見了，各道早安以後，似乎並不是昨日才相識的朋友，比什麼熟人還熟得多，她已走進鴛羊的寢室了，並且取了一枝雪茄吸燃遞給鴛羊，又談起天來。不久早點來了，他們對坐而食，把仲平已置之度外，只準定餐後啓程。

肩輿三乘，蜿蜒的在路上行着。中夏天氣，微熱薰人，轎夫們身上的大汗，已浸濕了他們的破舊汗衣；頭上熱氣，好似小檀香爐的香烟繚繞。鴛羊看了，很爲勞力的人嘆惜：——只恨自己有足不走路，

用點銅錢來買同胞的肩頭做自己的脚板。便下來讓轎（徒步而行）可笑那似乎有神經病的燕玉，也不知所以的，下來讓轎了。兩乘空轎前面走着，他們後面走着，並肩走着，漸漸攜手走着，談笑走着……此刻已到了山根的觀音寺前了。仲平跳下轎來，才駭開了他們握着的手，大家便進寺中去了。

此寺負山帶江，俯瞰灑灑、瞿唐。內有一個石洞，塑有南海觀音神像。求懺問卦的男女，非常之多，香火十分興旺。他們看了一回熱鬧，就出寺來，履巉巖，披蒙茸，踞虎豹，登虬龍的且行且息的，跋涉上山巔，進入白帝城了。

入城進廟，五殿中有劉、關、張桃園的神像；千百年中，精靈猶

存。院中古樹二株，高不可及，大勝華蓋。據說：這是漢代所栽。下殿盡塑蜀漢功臣神像，文武兩班，分列左右。東爲武侯祠，精明道貌，儼然的孔明先生，不愧王者之師。殿外懸一巨鐘，重以千計，上鑄年號，亦漢代古物。東西兩壁，名人墨客之手筆頗多；有丹青正氣圖的竹葉詩，有鮑超手畫的鳳凰碑，並其「巫山峽鎖全川水，白帝城開八陣圖」一聯，字畫精絕，恐非真出諸鮑氏手筆。又出外至城之極高處，但見烟霧浩渺，山峯起伏，有人說：「不是巫山雲霧隔，看破江南十二洲。」在此就可實驗了。

看了一陣，轉到正面，有西式樓台一幢，據說是北軍某團長駐防夔州所捐建。內中陳列，亦甚古雅，水墨丹白，滿壁懸掛。推窗外望

，滾滾長江，迎面流來。鴛鴦至此，精神爲之一快。燕玉便說：

「還有一個地方，鴛鴦君當去瞧瞧——就是白鶴井。」

「一口井有什麼好瞧呢？」

「因爲是無水的井。」

「井既無水，更不足觀了！」

「鴛鴦君！你非去不可，這個井是古蹟。」

鴛鴦纏她不過，便同她去了。剩下仲平在此。她們穿松披柏，未行半里，就到「白鶴井」了。果然是一口枯井，亂草叢生，井旁有一石碣，上鐫「白鶴井」三字。其餘不足觀已。

燕玉指着枯井說：「從前井中的水，燒茶來其味清香，沁人心脾

；最奇妙的，是接開茶碗蓋時，水汽上升，形成白鶴。故將此水進貢皇帝，御賜了這「白鶴井」三字。可惜如今枯涸了，我們不能眼見！」

鴛鴦聽了，不禁笑道：「天地間那有這種奇事？」

她急握着他的手道：「天地間還有更奇的事咧——一面之緣，便結夫妻……」

「這種奇事，又在什麼時候？那個地方？」鴛鴦笑問。

「今天！這裏！」她緊握着他的手，這樣撒嬌的說。

……他和她因此接吻了……

再回到洋樓的時候，仲平已發現了燕玉的右手無名指上，帶起了鴛鴦指上的金戒指。他大驚了，而大笑了，仰天叫道：「恭賀你們戀

愛成功！我的至友與至戚訂婚，這是一件何等可喜的事！」

這時，羞得他們倆臉泛紅霞，說不出什麼話來，只有嗤嗤的笑，你拉我推的，大家下樓，乘輿返城去了。

.....

一年之後，他們結婚的一天，新房中高懸了一幅紅緞繡字的彩匾，就是「灑灑鴛鴦」四字。是仲平送的。側面有幾句隸書跋語：

~~~~~至戚燕玉與至友鴛羊，初相識於灑灑，繼因此成鴛鴦。茲值結婚之喜，特撰此四字贈之。諧音以記其名，取義以記其事。

年 月 日

仲平敬賀。

## 麻么爺

我姑母家的麻么爺，彷彿在前生已讀過金人銘了；因為他有生以來，從未說一句人們能知道的說話；自然小時也多有啼哭的機會，但終不能哭出「哎呀！哎呀！媽呀！娘呀！」的明白的聲音來，完全是個啞子。

他的臉面，在出痘的時候，着實被天花雕刻了無數的小點大渦。他既不能說話，也沒有與他取個正常名字；因他排行第么，所以老者叫他麻老么，少者叫他麻么爺；自生至死，就是這樣叫他了。

他常常是一副笑臉對人。他只聽人驅使。無事的時候，只是徒步獨行，繞着稻場，逛圈子；手裏拿着一根枯草，或幾朵野花，消閒自



在，笑容緩步的走着；一聽有人喊他，便立刻去了。他的氣力最大，不論大小事情，都可叫他擔負全責，或叫他助理之，他也未曾有一次推辭了不做的。無論大人小孩，他是一體同仁；有所驅使，絕對服從。他做事又賣力，又盡心，從沒有負人之託，誤人之事；真算得姑母家中的一架有用而可靠的肉機器了。

他吃飯不與人同席，睡覺不與人同床。他的衣裳從他能自洗時起，一身都是自家洗濯。他的被蓋，大約一年自洗一二次。他不飲酒，也不吃烟，肉食也與常人量等；但每逢七日，必清齋絕食兩餐，晨午俱不開口，晚餐才用。據說：他這個規矩，在十二歲時便自己遵守起來。每夜之中，他總是打更守夜，謹防盜賊；若那裏有了響聲，他就

用木棒把狗亂打，驚醒家中的人們，好起來捉賊。他在日間做活計，一人要當三人工程。他從生到死，沒有用一文銅錢向別人交易買賣。并且，抱着獨身主義，一世也沒有親近過女人。

若是一個能說說話的人，有麻么爺的品行、能力、勤儉、服從：算是完人了；一定受衆人歡迎稱讚。只是麻么爺，人們也不過知道他是麻么爺，以爲他是麻么爺罷了。誰還在他身上有什麼感想呢？每當村中有人結婚的時候，男女們都說些關於婚姻快樂的話去逗他，他便用平時微笑的面孔，把眼睛睜了幾睜，管自走開了。有時村中死了人，裹尸、入殮的情形，都給他看；又說些恐嚇他的話：「你怕死不怕死呀？你死了，就是這樣辦理你的！」他還是用平時微笑的面孔，

把眼睜了幾睜，管自走開了。

孩子們有時被人欺侮，或捱了父母的打罵；便跑到麻么爺面前，用小手握拳，在他身上一陣瞎打，用來出氣。婦人們有時被丈夫打罵，或與人口角受屈時，也是喊了麻么爺來，要故意大罵他一頓出氣。但他仍然也是一笑置之。他無事的時候，也會出外遊山玩水，黑夜都不歸來。若見他夜間不歸來的時，家人便要打起燈籠火把去尋他，有時他據在大樹枝上坐着，有時他跑到古墓中橫臥，甚至有時就在阡陌之上獨行；若見了他，開口一喊「回去」，他便仍然笑嘻嘻的隨着尋他的人回去，若無其事然。每年上元中元的晚間，他必賞月廢寢，誰也不能禁止他的。一到八月十五中秋月圓的時候，他反老早地獨自睡

覺了。每逢疾風暴雨的時候，他口中似乎喃喃有詞，也不知他說些甚麼？及至雲散雨收，他方停止不語了。他最喜歡看的，是鄰村起火；他每見火光燭天，人聲鼎沸，便笑著拍手；除了失火能使他如此狂笑外，似乎世界上再找不着同樣的第二件事。

在一個夏天晚上，王家的小媳婦忽然不見了。家中的人分頭執火找尋，前村，後村，左右十里，都已訪遍；並不見她的踪影。大家氣喘吁吁的回來，各自準備睡覺。一個老何，忽想起麻么爺的睡房是很少人去的；她莫非跑到那裏去藏着了？但是，麻么爺是很驚醒的人，絕不許外人跑進他的房中。結果老何好奇心重，便私自一人，悄悄帶着燈籠，到麻么爺房中去窺探。

老何摸脚摸手的走到麻么爺房門前，用手輕輕把門一推，門便隨着開了。他便很爲稀奇，同時一步踱入門去，用燈籠四面照看，並無別人；只見床上被蓋一大堆，凸起一座小墳。老何是個好奇的人，又走到床前來了，左手提着燈籠，右手去揭麻么爺的被蓋。他因爲找不着逃走的小媳婦，實是要扯開麻么爺的被蓋出氣的。那知不扯猶可，扯開一看，原來那四處尋覓不着的小媳婦，却一絲不掛，赤身露體，死睡在麻么爺的對頭！而張競生博士所發明了的第三種水第四種水，……水……也濕了一大攤席子！老何見了，嚇得目瞪口呆，大呼：「怪事！怪事！麻么爺姦人婦女！」

外面的人，回家還未盡睡；聽得老何在麻么爺房中大叫，於是一

齊蜂擁進屋來了。此時，麻么爺已驚醒了，翻身下床；聽老何在亂叫，揉眼擠眉的向他瞧着。進屋來的人，都問：「什麼怪事？什麼怪事？」

「快些出去！你們快些出去！我要穿衣服！」那小媳婦被老何驚醒，拖了被蓋把她全身覆着，這樣央求衆人。

鄉間的人，是最重禮教的；便都退出來了。惟有小媳婦的未婚夫，聽見老何喊麻么爺姦人婦女，又聽見他說未穿衣服；明知是麻么爺姦了他的未婚妻。一股怒氣，直衝斗牛；便把麻么爺一把抓出房來，拳足交加，打了一個稱心。及小媳婦穿好衣服，雙手把臉遮按着，很狠很的回家去了，麻么爺已被衆人打得半死。他只哼哼的表示捱不過

再打了，呆呆的臥在地下。有些不忍的人，便說，罷了，明日再來辦理他！他不能說話的，還是回家去問小媳婦的情由。

這時，小媳婦跑回家去，不待別人問他，便到小屋中，取了紮腳的布帶，懸樑自縊了。衆人跑來看見，已經不能施救了。哭哭啼啼，吵吵鬧鬧，登時全村的人都驚動了。大家都起來看稀奇，誰也說是麻么爺竄了她，又逼她自縊！但他不能說話，她死了又無從問詢；這件事是怎樣處置呢？誰也想不出正當的辦法來。有人提議說：「把麻么爺也用繩索縊死，叫他償命！」又有人說：「還是稟告地方官，驗屍懲辦！」還有憐憫麻么爺的人說：「他是個啞子，權且饒他初犯！」那未婚夫一聽了這個提議，跑過來就給他幾個耳光。罵道：「人都死

了！難道還要醫活了讓他再犯嗎？真是豈有此理？」這麼一來，大家一鬨而散，都回去睡了。

第二天，小媳婦的父、母、弟、兄、親戚、隣舍，……足足有三四十人，都到出事之家來「打人命」了。這一個「打人命」的隊伍入門，比軍閥的匪軍還要兇猛十倍；哭的、罵的、吵的、打的，鬧得一家文王不安，武王不寧，覆地翻天，不可收拾了。昏亂混沌了一點鐘，方由族長來正式質問小媳婦的翁姑：「爲什麼逼死我們的女兒？本來她的父母因著窮困無力撫育，方與你家訂下了婚約；小時過門，託你照管。如今，她到底犯了你家什麼家法，要活活的把她逼死？這件人命案子，我們就告到大理院，也要弄個水落石出，好與死者伸冤，



好與吾族雪恥！」

小媳婦的未婚夫，本着東床駙馬的資格，便大申厥詞的答道：

「我的父母年老了，講話費力；我來代爲答覆：「你們這位小姑娘，在我家中已有四五年了；衣、食、住上，從沒有使她感受困苦；惟「性生活」上我守著「未婚」二字的主義，未敢效城中男女學生這般的自由；以致她有所缺乏。她昨夜受了這啞子麻么爺的引誘，竟公然和他幽會起來，我們把她尋着時，是赤條條睡在麻么爺的床上，還有人可以確實證明她是與麻么爺通姦的。她見被人拿獲，自己無臉，才回家吊死了。這種死，是自作孽，不可活！……」

「打人命」的人們聽了這一段新聞，又一陣大罵起來。都說：

「麻么爺是個啞子，最是本分忠厚的人；他那裏會有這樣越禮的舉動。總是你們打罵欺壓了她，使她熬受不過，不願活了；所以自尋短路。這個黑冤不伸清白，世上那裏還有公道？……」

這件事，果然使未婚夫的全家爲難了：說她犯了姦淫，死無對證，兇手麻么爺，又終身不能開腔；看看這一場人命官司吃了下來，要傾家破產了；還得要李三公（地保）來評判和解才是。不到一刻，早已請了李三公來。兩家各執一詞，總弄得死無對證。李三公本來是理事老人，這件事却也無法判斷了。不免又把麻么爺叫到面前，審查一番：看他平日的行爲，並不是竊玉偷香的君子。又把死者的面貌端詳一下；倒也是一個小家碧玉，決不是願與一個啞子幽會的姑娘。不由

李三公嘆氣自言：「怪哉！怪哉！難了！難了！這件案子，就告到當官，恐怕不會查出究竟來的！除非到陰間去找包文正公，才能把這個無頭公案了結！依我看來，多事不如少事，把這女孩子從優厚葬，也就完了！」

李三公的話確實不錯，男家固然首肯，女家却不肯承認，又叫着：「世上那有找不出原因來的事體，還是要見官才了！」這時麻么爺站在衆人面前，也忘却昨夜被打的痛苦，露著一副平常的笑容，向着那死屍呆望；雖然今天村中空氣變了，他還是若無其事，不過只覺得加添了三四十個男女老幼罷了。

有一個多事的女人，跑到死者身上四處去搜索；在她荷包裏取出

一條四方印花新手巾。這件珍品，在本村的女人中，誰也沒有使用過的；這就奇怪了！女人拿着手巾向未婚夫問道：

「這是你買給她的麼？」

「我沒有買過什麼給她！」他回答了。又想起麻么爺平生是不會上街的；他決不會買這種東西來送她，心中不免生疑起來。

忽然老何進房來了，看了女人手裏那條手巾，就大聲叫道：

「那是東村王四毛昨天在鎮上買來的；他還用紅色印了一顆鷄斗押（手指印）在上面；待我看來！」他便搶步過來，一爪拖過手巾去了。大聲喊道：「對呀！對呀！的確是王四毛的手巾！」

衆人在此也都明白了，急忙派人到東村去捉拿王四毛來審問。過

了半天，派去的人轉來報告說：「王四毛今晨聽見我們村中出了命案，便慌忙收拾包袱，不知向那方逃走了！」

「打人命」的三四十個男、女、老、幼們，此時也心平意和起來；只央求男家厚葬，各自捲旗息鼓的走了。只是麻么爺的床上不但被人弄污，連自身反遭一頓白打。後來，才知道這是他禁食的日子；所以，他睡得較早，又睡得更熟；以致臥榻之上，被人借來幽會。但是，瞧他還是照着平常的笑容，替人做忠實的牛馬。這一件姦淫，人命事件，出於麻么爺的房中，實是他生命史中最光榮而奇特的一頁了！從此便沒有這樣奇特的事件，嵌入他的名字傳說了！

過了幾年，我便出外飄流，也不能再到姑母家中去了。不知他的

後事如何？前天家中三弟來一封信，內中有這兩句：「姑母家中的啞子麻么爺，已失蹤三月了。」

照他的賦性看來，一定是在山之巔，水之涯，昏迷了歸途；被別人領回家中做牛馬去了！

## 招待所

在上海這個繁華地方，若有人精密地去調查那些飄泊無依，朝不保夕的男女老幼們，定有個很可驚人的數目咧！

在這些人們當中的智識、等級、派別……種種，自然是各不相同的：有些是失權的政客，有些是退伍的軍官，有些是落魄的文人，有些是折本的行商，有些是窮困的難民，有些水陸紅黑奇士，有些……其他。

他們天天幹什麼呢？第一是想盡方法，得着兩餐素飯的進款；其次便去託人謀事，或繕函自薦，更有尋看各報紙上徵求欄，聘請欄的廣告，擇其性之所近，力之所能，拚命前去經營。

蔡世奇就是這些飄泊無依當中一員——他是逃難來的。當他初到上海來的時候，以為從前有的同學在此，很可以謀一席託身立足之地。誰知不然，在這裏真是人浮於事，粥少僧多，整整候了三月，還是一文錢一月的工作都莫有謀得到手。其中盡心竭力為他說項的朋友很多。無如東也不成，西又不就。可憐他是必須在此謀生避禍的人，又焉能再走別的地方呢？弄到日暮途窮，他亦聽其自然而已！

這一天，他的所有財產祇剩了六個銅板了。要想出街去會朋友，連電車錢也不夠多。他想：這六個銅板，留着何用？率性用掉了牠，得個清白身體，免得身上發現銅臭。

他主意定了。便走出門來，一步跳上電車。拿了四個銅板，買一



張車票；安然坐定。聽車子轉動的輪音，一轉一轉的轉完了他那六分之四的財產。剎時，一根中段塗抹紅漆的鐵杆，擋住了電車的去路，噹噹兩聲警鈴，就催逼着世奇起身下車來了。

「快看！快看！」一種孩子聲音，打動了世奇的耳鼓；他掉頭觀看，原來是童子叫賣小報的。他想：這手中握着的全部金錢——兩個銅板，只夠賣一張小報，所以，他毅然傾囊，買了一張來觀看。

他看了幾段文字，又瞧了幾首新詩，也不感着什麼趣味。正失悔他不該在這張小報上，花掉他所有的金錢。忽的在第四版上，瞧見有

一條奇異廣告：

○招待所……啓者本所自開辦以來成績卓著有口皆碑凡男女老幼留  
○招待所

招待所

滬衣食無着事業難尋者可向本埠傑仁里B字百六十號本所報名以便招待並無其他手續一律來者不拒此啓

世奇看了這段廣告，那憔悴得如白灰紙的兩頰，不禁莞爾而笑了。他自言自語道：「值得！值得！兩個銅板真值得！」他想：「這個招待所，差不多是特別爲我而設的！去去！」又思：「喂！上海的生意經很多，騙人術也不少，那有這樣便宜於人的事？莫非是一種什麼門坎，借此敲人竹槓的吧！」

「這兩個銅板，才買得了一個兩難。」他拿着那張小報，十分猶豫：「去否問題，如何解決？說他是好的，這一去便登天堂；說他是歹的，這一去便墮地獄！上大堂呢？下地獄呢？這個招待所到底是什

麼？天堂嗎？地獄嗎？更弄得我莫知所宗了！」

他順手在腰包內一探，又駭得舌頭伸出一丈二尺了。他自己嘆道：「腰無半文的我，以後的生活怎樣呢？像我這樣窮光蛋，還管他什麼地獄天堂？去罷去罷！」

傑仁路是最僻靜的地方，足足問了念一個巡捕，其中收受了十八九個「白眼」，「惡像」。原來，在上海，窮人問路也是要觸霉頭的。到了指定地點，他舉目一看，是一座崇偉而巍峨的西式洋房，鐵柵雙閉，一個人也沒有。

世奇心中大疑起來了：「喂！這是甚麼招待所，乃是洋人的公館。一定是那些乳臭未乾的滑稽文學大家，登出廣告家開玩笑的。我說

是上了別人的門坎，……還有聖人的言，「君子固窮」！不如回去的好。」他正要轉身，忽見那鐵柵門門處，有一塊兩寸長的小銅牌；刻有「報名自進」四個楷字。這好似一條赤繩，繫著世奇的足。他癡立深思了三分鐘，還未見有人出入，也無從詢問是否，只有大着胆子，推柵自進。

入門，一行草徑，兩旁開滿野花，左右一片廣場，林木花草之外，還有各種運動器具和建築。行至分路處，就有一個銅像兀立在豐碑之上。那銅像是一個很年青而且麗都的女郎，作天女散花的狀態。碑上落英繽紛，就是天女在上面散下的樣兒。花是用黃金作瓣，珊瑚、翡翠爲蕊；每朵花蕊卽是一個篆字，錯雜貼於碑上；眩耀極了！仔細

一看，蕊中的字，連綴得成下文：

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！」

世奇看罷，心中立時有主，知道一定是招待所了。但欲東欲西，正在不決，又看見豐碑脚座上有一行白字：

「報名者向東去，過忠義橋，至任俠亭二樓。」

他向東而去，不上二百步，果然有一橋。橋頭石碑上，鐫有「忠義」二字。橋下一泓流水，淙淙有聲；游魚往來，歷歷可數。兩岸枝頭，三三五五雀兒，也似乎唱着歡迎之歌。覺得己身，並不是在上海了。

雖是這樣美景良辰，世奇也不敢流連，竟往任俠亭去了。他到了

任俠亭，果然見一幅大匾是曾文正公手書的任俠亭三字，也建築得雄威軒昂。就地一層，除陳設茶椅、方櫬、長棹、方棹面外，空無所有。四壁懸掛的，是一百零八個梁山泊的英雄小照。在上樓的扶梯上，每步掛了一幅七劍十三俠的故事。這些都是出諸名人手筆，無不神奇酷肖。

世奇上了二層樓上，就看見一塊「報名在此」的銅牌，釘在對面小門楣上。他走去用手敲了門兒三下，牠就應聲開了。同時，走出來一位英武而秀麗的女郎，與進門時那豐牌上的銅像絲毫不易。世奇倒吃了一驚，不知怎樣開腔？因為，覺得自己的穿着，實在不配與她說話；却又很稀奇這報名處，怎麼要她來看管？

那女郎笑容可掬的走過來，與世奇握手說道：

「先生以爲稀奇麼？你以爲報名處不必要我做主人的來經營麼？其實那些凡事假手於人的東西，用人作奴的怪物，我們裏面的人久已不齒的了！無論什麼事體，自己能幹就去幹罷。凡是請人幹的事，必定給他相當的工資。這是我們所中的信條。」

世奇聽了這一番談，心中有些不自主了。紅着臉兒，只訥訥地說道：

「領教了！我是來報名的。」

女郎遞過印成的格式單一張，叫他填寫：

上面的「姓名」、「籍貫」、「年齡」、「飄流海上的原因」、

「先前的職業」、及「其他。」

世奇取了筆墨坐着，在那格式單上填寫：

「蔡世奇，西蜀鳳城人，二十六歲，因少不更事，受人愚弄；以致破家仁命，飄泊海上。先前職業：軍政、郵電、新聞，……皆曾稍稍嘗試。」

女郎接去一看，抿口微笑問道：

「先生現在欲操何業？」

世奇答道：「我曾在大學專修文科，願操文字生涯，做小說更是我所最喜歡的。」

女郎把世奇重復端詳一下，說道：



「文字生涯最清苦，做小說又最不容易；徒以文字清暢，結構精密，描寫一些平凡物事，算不得是傑作。必要於社會有深刻的觀察；於世味有長久的嘗試；抱革新社會，改善風俗的宗旨，藉小說以爲宣傳。作品要有「暗示性」，或是能博人們的「同情心」，……這才是可傳之作。先生既擅長文學，能照我所說的做去，無有不成功的。然而還要在這所中視察數月，才可下筆爲文。」

女郎發完了這篇議論，又在世奇的履歷單上，批了406三字，按了一下叫人鈴。內中出來一位古裝英雄的大漢，恭敬而立正的聽命。女主人就給他那張履歷單。那人看了上面的數目，用手一招世奇，說道：「請隨我來。」世奇便與女主人鞠躬作別，應聲而去。走了幾

條石板大道，到了一座獨院，只見大門匾上，嵌着碎磁的406三個亞刺伯字。引導的人，並不進門；以手向內一揮，表示請進；管自轉去了。

世奇踱進門去，便有一個老者來招呼他道：

「請問開幾等餐？」

世奇知道這是吃飯的地方了，並且還有幾等餐，真是招待周密啊！但回心一想；這莫非是餐館的性質，吃了還要付錢，豈不笑話嗎？只得小心翼翼的問道：

「吃了之後，要不要錢呢？」

老者聞聽此言，喟然而嘆：「真是少見多怪！我們這裏是招待人

的，並不要錢。那一個有錢有事的人，還會跑到這裏來吃閑飯呢？」

世奇得了教訓，只得默然而受之。又問：

「那麼共有幾等餐呢？」

「一百等！」

「那有這麼多的等數？」

「上海飄流無歸，失業無依的人，還不止一百種呢！」

「吃總可以一樣的吃嗎？」

「噫！你看那市上，張家吃的豆芽，王家偏要吃青菜，各有各的

不同，當然要分門別類。」

「那麼，你們這招待所，就不勝其煩了？」

招待所

「我們職責所在，何敢厭煩！」

「那麼，一個文學家，該吃那一等呢？」

「啊！文學家！華富之下，貧賤之上，五十一等好了！」

世奇雖然是個新人物，但是自從進這招待所來，隨處都覺得見聞不同；也只好承認什麼五十一等：

「就是這樣好了！」

於是，老人給一方紙塊，上印「51」的號碼；叫他自己按照號碼去到「51」號的餐房中吃飯。

世奇找着了「51」號餐房，便往裏面走去。誰知，先已有多少人在吃喝了。不過，在他行程中，却發現了一件可疑的事：就是有些

食客的紙塊擱在棹上，並不盡是51的號碼；有55的，47的，……有98的，又有2號的，4號的。他揀了一個位子坐下，把紙塊擺在桌子上。想道：

「無怪乎外面這碗文字生涯的飯很難吃，連這招待所中，都混入了這雜牌子了！主人爲何不管呢？且等茶房過來，問個明白。」

果然，茶房端了四碟小菜，半葷半素；外有一碗三絲湯，飯碗盛了大半碗白米飯，竹筷磁匙，也一並拿來了。世奇見了，自嘆道：「這並不算十分美好，爲何來吃的人，若是其多？」同時向茶房說：

「請問，爲什麼那些雜牌子也得進來吃飯呢？」

那茶房搖頭嘆道：

招待所

「難說得很！本來各人都應照著自己的號數到餐房去吃。無如他們不是怨太肥甘了，就是怨太菲薄了；肥甘要玩清高；菲薄欲得中和；只好在這51號文人餐房來圖個調和，裝點門面。不過他們雖然是吃的文學家的飯，肚皮裏却還是榨不出一滴墨水來；若一旦作起文來，不是私求朋友，就是抄襲他人；即使真的自己塗鴉幾句，也不過狗屁胡說而已！」

世奇聽了茶房這一席話，很贊成他的高論。便奉承道：「閣下真不愧是51號的茶房。」

世奇吃畢之後，茶房來收餐具，並在紙塊上蓋了一個私章，以便標誌。他出得餐房，却又去遊歷各處了。

